



## 第二章 少年狂生

楚国大臣文种心怀大志，富有治国经邦的才华，但一直郁郁不得志。

楚国被吴国重创，想通过扶持越国对付吴国。国家无事，谁都可以闲着抹虱子，国家有事，君王就不得不起用能臣。

楚昭王把援助越国的任务交给了文种。文种知道自己治国有方，但带兵乏术。他需要一个军事天才，随他一同去楚国。

楚昭王很慷慨地说：“文种大夫，满朝的大臣打你捉逃。”

文种摇摇头，说：“大王，我们楚国有这样的人才，但不在朝廷中。”

“那是谁？到底在哪里？”

“他叫范蠡，臣也不知道他目前在哪儿。”

“寡人听说，那是一个狂生。”

“不，那是一个奇才。我和他有一面之交，我了解这个人，请天下相信我的眼光。”

“寡人同意你带上他一同去楚国。但要尽快，楚国需要越国尽快为楚国分忧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尽快找到范蠡。”

文种第一次见到范蠡，是自己在宛县当县令的时候。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，文种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一直在找一个有奇才有大志的人，然后，和这个人一起实现理想。

范蠡以狂放出名，文种早有耳闻。

到范蠡的家乡做县令，是个见见这位狂生的好机会。

文种想派一个小吏先去探探情况。

小吏一路打听，一路寻找。



文种图



小吏问到范蠡，几乎没有意外，都这么说：“那是一个狂人，自小就有神经病。”

小吏没有再找下去的兴趣了。找一个埠头病回去，还不挨县令的骂？小吏回来复命。

“文大人，小人一路探访，路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说范蠡是个疯子。而且，都说他神出鬼没，常去山里求学修道，不容易找到。就是找到，这么一个疯子，我想也没什么意思。所以，小人就回来了。”

“你问了哪些人？”

“有老农、村妇、牧童，还有一位教书先生。”

“他们都说他是个疯子吗？”

“只有那位教书先生，称范蠡为高士。其余人都说他是懒散无用的狂人。”

文种哈哈大笑。

小吏不解文种笑什么。

文种说：“范蠡一定是一个不会让我失望的人。鹤立鸡群，鸡一定不会喜欢鹤，范蠡是一只鹤。老农、村妇、牧童是操旧务实之人，以勤劳为上，朴实为优。如果他们夸奖范蠡，我倒没必要见他了。教书先生不是称他为高士吗？”

小吏懊恼道：“小人没有完成任务，大人恕罪。”

“不必想那，你完成了任务。下次等本县令有空，由你领路，我们去三户再访范蠡。”

县令派人再访范蠡的事，在村上传开。范蠡的老母特别开心，她知道儿子的分量，再三嘱咐范蠡这段时间不要出门，说不定县令还会来访。范蠡在母亲面前连连点头，但第二天就没了踪影。母亲让范蠡的哥哥嫂嫂去找，无功而返。

一天，一辆轿子来到村口。文种下轿，让轿夫在路边等着，他在小吏的带领下，步行到范蠡家。

文种向范母行礼，说明来意。

范母歉疚地说：“小儿喜欢云游四方，不巧又出门了。”

“他什么日子会一定在家？”

“小儿是个孝子，老妇的生日，他一定会回来。老妇的生日在清明节后三天，清明时节前一定会回来。小儿无礼，让大人空来一趟。”

“别叫我大人，我叫文种，喜欢结交天下名士，能见范蠡一面，是我的荣幸。能否让我去他书房一看？”

范母将文种引进范蠡的书房。

书房的确有些破旧，窗外一枝野花临窗绽放。一些竹筒堆在桌上，已蒙了一

屋灰中、文种上前看了看，有《司马法》《孙子兵法》和一些养生修道的书。

文种会意地点点头。临走，他用手指在满是灰尘的桌子上写了几个字：文种案也。

文种别了范母，兴致冲冲地出来。

路上，小吏问：“大人没有见到范蠡，怎么还这么高兴？”

“谁说我没见到范蠡，范蠡的心分明在那书房里，我感受到了。我们已然神交了。”

那一年的春天，过得特别慢。清明时节终于等到了。

文种再次由小吏带着，去了三户。但是，范蠡家门冷冷清清，文种有些失望。刚走近门口，一个身材高大，有些瘦弱的青年穿戴整齐地迎了出来，俨然一个谦谦君子，向文种行礼。

“是文种大人吧，小人范蠡拜见。”

文种迎上前去，连忙还礼。

范母拿来坐席，说：“文大人，春天在户外坐坐，还有趣一些。”

两人席地而坐。

“文大人，我是访仙修道之人，有劳大人多次来访。难道大人对访仙修道也有兴趣？”

文种笑道：“我看先生不纯粹是访仙修道吧，访仙修道之人读兵书干什么？先生不要客气，我想求教先生如何看待天下形势。”

“我是山间野人，姑且说来，大人姑且听之。如今楚国和晋国疲惫，吴国如日中天。目前，吴晋矛盾比吴楚矛盾更为紧张，在阖庐之战中，越王勾践出奇制胜，吴王阖庐战死，其子夫差复仇心切，吴越必有一战。从两国人材和国力来看，越国劣势明显。如果越国被吴所灭，对楚国而言，绝对是个坏消息。”

“先生所言极是。”文种靠上前。

椅子里的人虽说县令来了，在一旁围观，但，两人全然不顾。

“所以，我们楚国一定要使越国免于覆灭。先生不能隐居山林，应有所作所为。”文种说。

范母插话道：“文大人，您好好劝劝他，他满腹经纶，却无所事事，蹉跎岁月，让人心焦啊。”

“母亲，我饿极了。名利场也是是非之地啊。”

“不，范先生，你还记得吴军进入我楚都所下的那件事吗？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你怎么能一个人遁居山林呢？”

范蠡沉吟片刻，笑着说：“文大人要推荐我去做官？我这脾气哪里适应得了



范蠡是她的官场生活？”

“我们目前不谈这个问题。我是说如果国家需要，你不能袖手旁观。先生研究阴阳之说，有何心得？我整天在官场上，成了一个十足的俗人了。”

“阴阳启动，白天为阳，夜晚为阴；春夏为阳，秋冬为阴；强为阳，弱为阴。处阴时要守住，要等待时机，时机成熟就可以由阴转阳。处阳时要一鼓作气，否则便错失良机；做事无非顺应阴阳变化，不可逆阴阳而动。顺其自然才是最高智慧。”

“先生的意思是说因势守位，要创造时机，「万不能自动」”

“所言极是。阴阳转化需要条件，要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人受主观因素影响，心中过多的贪欲往往影响对客观环境的判断，不知自己处于阴境还是阳境。修道者，就是要灭掉人的贪念，让心中一念不起，一片空灵，以此心境观物，事物真相历历在目，利令智昏，无功利之心才能产生智慧。”

“范先生，我文种至今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高论呀，我将面见大王，向大王推荐先生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我们后会有期。”

文种唏嘘不已，一路上连连点头，好像还在与范蠡交谈。

这时，天下形势风云变幻，吴王夫差积极准备与越国开战，越国危在旦夕。文种越是担忧，越是要投倒范蠡。

距离上次见面，又好几 years 过去了，又后一年秋天，

文种要奉朝廷之命，请范蠡出山。但范蠡在哪儿呢？

文种赶到三户，范母说，范蠡有半年未回了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

文种乔装成打猎的，入山寻找。他一路打听山中那些炼丹相面之人，静坐修道之士。他想这些人是唯一能找到范蠡的线索。

文种在一山路口见到一相面先生，相面先生招呼文种过来相面，文种说：“相面就免了，想打听一个人，您见过一个身材高大，相貌文弱的人吗？他是宛其三户的。”

“你是说范蠡吗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。”

“有一个月没见到了。”

“先生，可知他的去处？”说完，文种先给相面先生一些钱。

“这位新人太客气了。本人名叫玄子，是个狐儿，曾跟随先生学过相面之术。说起来，范先生是我的师傅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找，不过，我想问问，你找他有何事？”

“既然他是你师傅，我也实不相瞒，我不是什么猎户，我是越国大臣文种，要找范蠡，国家有急，请他出山。”

“看你白白净净，出手大方，就不像个猎户。”

“玄子，我们赶紧找人吧。”

玄子带着文种，一路打听，暂无收获，不觉二十多天过去了。

秋天的傍晚，有些凉意。文种和玄子往山外赶，忽见有一堆野火，烧得正旺。

玄子正在观望，文种催他赶路。

“文大人，师傅爱吃野味，您等等，我去看看。”

玄子上去，半天没有下来。

文种很是着急，赶上前准备起来子。

“文种大人，为何不一起享用啊。”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招呼文种。

文种迟疑了半天。

玄子嚷道：“这不就是你要找的范蠡吗？”

文种两手一摊：“先生好快活，文种都跑坏几双鞋了。”

“吃了再说，一只野兔。”

“我哪有心思吃啊！朝廷派我寻找先生，与先生一块前去越国，越国要大难临头了。赶快下山，你要吃什么都行。”

“文种啊，你就是急，好事不在忙中取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不过，你要陪我吃这只兔子吃了，香喷喷的，我舍不得丢啊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文种无奈。

“文种，我这个人的性格，你是知道的。我不愿被名利所牵，喜欢自由自在。要不是为了楚国百姓，我才不跟你惹麻烦。伍子胥报仇，这是楚平王造的祸，最后还是让老百姓受罪。”

文种做样子吃了一点，也不知这兔子肉是什么味道。听着范蠡的话，只是点头称是。

文种和范蠡见了楚昭王。

“大王，臣把范蠡找到了。”

楚昭王看范蠡仪表堂堂，器宇轩昂，心里欣慰。

“草民叩见大王。”

“范蠡，寡人对你委以重任，希望你为国分忧。”

“我才疏学浅，但一定会尽职尽责，不负大王厚望。”

“越王勾践多次要求寡人给他推荐人才，你们要有个分工，文种大夫助越王治国，范蠡助越王打仗。你们要保证越国不被吴国所灭，让楚国有喘息之机。”两人跪下领命。

文种和范蠡乘着马车，驶向越国。



范蠡